

Priest 著

*The light in the night*

# 默读 II

《大英雄时代》《镇魂》作者 畅销书人气作家Priest  
口碑新作 增加全新番外

你相信天理昭昭，报应不爽吗？

——我必须得信，因为我是刑警，在追查凶嫌的时候，我就是天理。这句话如果不能成立，就因为我们是废物，因为我们洗不清沉冤！

我心里有一簇迎着烈日而生的花，  
比一切美酒都要芬芳，  
滚烫的馨香淹没过稻草人的胸膛，  
草扎的精神，  
有风有雨，生生不息，生生无疆。

送 P 大手写骆一锅语录萌宠书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Priest 著

The light in the night

默读

II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默读. 2 / Priest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7  
ISBN 978-7-5596-2193-1

I. ①默… II. ①P…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05130号

默读. 2

作 者: Priest  
选题策划: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杨 青 高霁月  
装帧设计: 好谢翔工作室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75千字 700毫米×980毫米 1/16 印张24  
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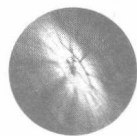
ISBN 978-7-5596-2193-1  
定价: 48.00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The light  
in  
the night

## 目 录



Part 3

### 麦克白

什么！魔鬼居然会说真话吗？——《麦克白》 - 001

Part 4

### 韦尔霍文斯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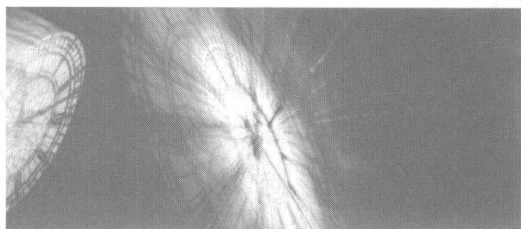
“到处都是欢声笑语，再也看不到在笑声掩盖下为世人看不到的任何眼泪了。”——《群魔》 - 171

### 番外

“喂，你作业写完了吗？期中考试排多少名？”——骆闻舟 - 373

*Part 3*

## 麦克白



The light in the night

什么！魔鬼居然会说真话吗？——《麦克白》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第一章

骆队晃晃悠悠地拎着一打早饭，踩点进了办公室，刚一推门，就看见几个同事正在挪桌子。

“这是干吗？”

“曾主任刚才过来，说有新同事来报到，”陶然露出头说，“我们先给人家挪出个能坐的地方。”

“哦，对，我想起来了。”骆闻舟把早饭放在桌上，示意众人自取，“忙忘了，调令早接到了——来那人你们都认识，就是原来花市区分局的那个小眼镜，前一阵子查王洪亮，他算立了功，我看他思路挺清楚，干脆打报告给调过来了。”

陶然一愣：“肖海洋啊？”

这时，办公室门口就探进一颗脑袋：“骆队，曾主任找你过去一趟！”

骆闻舟应了一声，随手抓起一杯便携式的豆腐脑，把拇指粗的吸管插进去搅了两下，一边走一边喝，走到曾主任办公室门口，他也正好把豆腐脑喝了个底朝天。隔着两米远，对准楼道垃圾桶，十分潇洒地来了一记“远射”，一次性塑料杯应声入桶。

旁边办公室门从里面打开，曾广陵一推眼镜，冷冷地看着骆闻舟：“你没去NBA真是屈才啊，骆库里。”

曾广陵主任早年是做法医出身的专家，后来因为老张局欣赏他永远专业和精确的态度，强行把他提到了管理岗位，杂七杂八的事轮着抛给他干，今天让他负责主持党员生活会，明天让他出文件，后天又让他插手行政人事，

费尽心机地给他安排各种“锻炼”，锻炼得技术宅曾主任痛不欲生，天天想辞职，待人越发冷若冰霜。

骆闻舟刚调到市局的时候，经常跟在他身后跑现场，曾广陵生性严谨，很看不惯当年骆闻舟那种小玩闹，三天两头把他数落得落水狗一样，骆闻舟早就在他面前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脸皮，丝毫不在意，嬉皮笑脸地往曾主任办公室里一钻：“可不是吗，就因为我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忍痛放弃了两千万美金的年薪，多么值得歌颂的精神——我听说来的是老熟……”

“人”字还没来得及出口，骆闻舟就愣住了。

曾广陵办公室里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他意料之中的肖海洋，肖海洋见他进来，规规矩矩地站起来跟他打招呼：“骆队。”

至于他旁边那位，就显得不那么规矩了。

“确实是老熟人，”费渡的目光愉快地在骆闻舟的胸口以下、膝盖以上扫了一圈，免费欣赏完毕，微笑着说，“上个月我还去骆队家蹭过饭，承蒙款待。”

曾广陵说：“既然都认识，我就不废话了——去年咱们市局和燕公大的研究生院不是打算做个联合调研项目吗？还是老张局牵的头，就是要从实践中摸索理论，再拿理论支持实践，就拿这回这起横跨二十年的少女绑架谋杀案来说，这就很有研究价值，燕公大那边已经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小组，小费是联系人。”

骆闻舟：什么不靠谱的研究小组找这么个货当联系人！母校研究生院的人都死光了？

曾广陵又说：“小肖刚来，一会儿先去队里认认人，现在不像前几年，咱们市局刑侦队年轻人也多了，好融入。费渡……”

费渡把二郎腿放下来，在骆闻舟牙疼般的表情下，又文静又无害地叫了一声：“曾老师。”

“哎哎，不用那么客气。”曾广陵明显被这个称呼取悦了，冰雕似的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了一点微笑，语气至少柔和了三度，“我其实也就教过两年课，算是你们大师兄吧，你们潘老师给我打过电话了，有什么需要尽管提，随时到我办公室来就行，先去忙吧——骆闻舟留下。”

骆闻舟摸了摸鼻子留下了，先是单独接受了曾主任的一番训话，随后又

被拎到陆局办公室，针对那个什么狗屁研究项目开了一场上升到政治觉悟的会，等他拖着心累的脚步回到刑侦队，霍然发现，这里已经不是他认识的办公室了！

骆闻舟看着自己办公室里多出来的桌子，一手撑在门上，沉默地等陶然给他一个解释。

“外边实在腾不出两张桌子的位置，”陶然小心翼翼地跟在骆闻舟身后说，“不过，你放心，我方才问过费渡了，他说他一个礼拜也就过来一两次，不是每天都在。等这个调研项目做完，他们那边就撤了，也不会久留，就是临时在你这儿待几天……”

骆闻舟的目光扫过墙角一台巨大的空气净化器，又落在原本堆杂物的地方，杂物已经清理干净了，换上了一个功能齐全的咖啡机和一个一米来高的小冰箱，冰箱里被写着各国文字包装的冷饮零食塞得满满当当，门上还贴了个字条“自取，不用客气”。

这个阵仗实在不像是“临时待几天”的。

陶副队词穷，干笑一声，伸手把自己的自来卷抓得更加狂野，脑袋摘下来能当刷碗的钢丝球用。他觑着骆闻舟的脸色，心虚地说：“再说我昨天看你坐他的车，感觉你俩关系还挺好……”

骆闻舟面无表情地回过头来盯着他。

陶然：“……的。”

骆闻舟从鼻子里喷了股气。

陶然憋了一会儿，忍不住地问：“那你俩现在什么情况？”

“我哪知道他吃错什么药了？”趁这会儿是午休时间，办公室里没人，骆闻舟叹了口气，“最近倒是不找碴儿了，就是三天两头在我这儿撩闲。”

陶然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骆闻舟：“干吗？有话就说。”

“这个，费渡吧，”陶然努力琢磨了一下措辞，“我总觉得这种在比较复杂的环境里长大的孩子，从小就是人精，分寸感都很强，如果不想和你有什么牵扯，嘴甜就是场面上的嘴甜，除非……”

骆闻舟听明白了陶然的言外之意——要么是自己少年时期就开始犯的自恋癌已经扩散了，要么是费渡在不动声色地接近他。



他不应声，陶然只好讷讷地闭了嘴，俩人面面相觑片刻，骆闻舟喜怒莫辨，陶然一脸“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的一言难尽。

骆闻舟对费渡的感情很复杂，一方面是真的给他操过不少心，总是忍不住多照顾他一点；另一方面也是真的时常被他气得肝火旺盛。他们俩认识了七年多，大多数情况下都在针锋相对。不管费渡干什么，骆闻舟心里第一反应永远都是“他又打算作哪门子妖”，陶然的话却在他心里开了一扇从未开过的门。

好一会儿，骆闻舟才问：“费渡人呢？”

“请大家出去吃午饭了。”陶然说，“我在这儿等你一起过去，就门口那家酒店。”

大半年来，市局处理的两起大案里，费渡都以不同的身份参与其中，跟燕城市局的刑侦队混了个脸熟，不过脸熟归脸熟，很多人还是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直到他在豪华酒店里订了三个包间，众人才恍然大悟——这个土豪是来和大家做朋友的！

一想到以后只要有费渡在，值班人员就可以拒绝黄、拒绝赌、拒绝方便面，“中国队长”骆闻舟所有的小弟就都叛变了。

骆闻舟隔着一道包间门，就听见郎乔在里面声情并茂地兜售自己：“项目结束你就走啊，那以后还来吗？要不然你毕业以后干脆上我们这儿来得了，你跟市局多有缘啊！桌子我们给你留着，骆队肯定不介意！他这人就是嘴损了点，其实脾气特别好，天天早晨给大家带早饭，有时候自己在家炖个‘横菜’，还拿到单位来给我们加餐，那手艺可……”

旁边人戳了戳她的肩膀。

郎乔一甩肩膀：“干什么？”

骆闻舟靠在包间门口，幽幽地问：“朕的手艺可什么？”

郎乔后脊一僵，拧紧了脖子，“嘎吱嘎吱”地一扭头，正看见骆闻舟靠在门口，皮笑肉不笑地看着她，温声说：“乔乔公主，你回家收拾收拾，准备和亲吧。”

郎乔大惊失色：“父皇，儿臣错了！”

骆闻舟一抬眼，当正当正地撞上了费渡的目光，陶然方才说过的话反复回放，压在骆闻舟心脉上，让他血压顿时飙了几十帕。他慢吞吞地走到费渡

身边的空位，挽起衬衫袖子，一开口，少见地先和同事们开了官腔：“我先转达一下陆局刚才的会议精神——和燕公大的这个联合研究项目，很多年以前就曾经启动过，当时叫‘画册计划’，后来因为一些原因中途夭折，不了了之。去年张局旧事重提，和上面打过几次报告，最近总算是批下来了。如果这件事能有成果，将来对诸位的工作也很有帮助，希望大家能积极配合。”

骆闻舟很少在私下场合这么严肃，众人都没敢吭声。

“管理上也会相对严格。调研组调档的时候，所有程序必须按着我局的内部规定来，要走齐签章流程，同时要备案。一些没有向社会公布过的案情细节材料不能复印、拍照，也不能从市局带走，调研组那边所有人都要签署保密文件，这是纪律。另外——”骆闻舟飞快地扫了费渡一眼，“我希望联络人员能把自由散漫的作风收一收，市局不是学校，也不是你们家族企业，不要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听曾主任说你打算每周二、周五过来是吧？那这两天出勤时间要按照正常工作作息来，迟到早退，或者想临时换到别的时间。要有正当理由和假条，有困难吗？如果有，我建议你们换个联络员。”

刚开始大家还都严肃地听着，等听骆闻舟说到后半部分，刑侦队一桌的人全用一种难以言喻的目光看着他，都不说话，就静静地看着骆队这个“自由散漫之王”怎么装大尾巴狼。

大尾巴狼无知无觉，意犹未尽，又对费渡说：“另外我们办公条件有限，你也看见了。平时转到市局刑侦队的一般都是大案要案，什么样的现场都可能会碰见，血肉模糊都是小意思，碰上个什么巨人观啊……”

郎乔终于忍无可忍地打断他：“父皇，你还吃饭吗？”

“……也得等闲视之，该吃吃该喝喝。”骆闻舟冷冷地冲她一掀眼皮，“我们这里只有法医，没预备急救队，闻见一点血腥气就容易吐晕过去的同志，建议考虑考虑再来。”

费渡面不改色地回答：“谢谢骆队提醒。”

时隔半年，这两人之间的剑拔弩张已经进化成了暗潮汹涌，越发让人脑仁疼。

陶然只好生硬地打断骆闻舟的饭前“教子”，出面调停：“对了，我怎么都没听说过这个‘画册计划’？”

“十多年前的事了，你还没上大学呢。”骆闻舟总算给了他这个面子，

暂时放过了费渡，取出湿巾擦了擦手，“那会儿国外传得神乎其神的心理画像技术刚进中国，有过好多不成功的尝试。”

一直比较沉默的肖海洋突然开口问：“后来为什么叫停了？”

骆闻舟用湿巾擦手的动作一顿，随后他若无其事地说：“当时条件不成熟，不少理论也不大经得起考验，没有什么应用价值……行了，都赶紧吃吧，别在这儿乐不思蜀，下午不上班了？”

下午没有会要开，也没什么重要工作，骆闻舟有一搭没一搭地审着一份国庆期间加强全市安保的文件，被迫接受办公室多了一个费渡的事实，并做好了一周两天不得安宁的心理准备。

然而出乎意料地，费渡非常安静，既没有作妖也没有废话，坐下来就在那儿安安静静地翻看材料。一个大活人，还没有旁边空气净化器的声音大。他来之后造成的最大混乱，就是同事们不约而同地抛弃了速溶咖啡，排着队地拿着杯子等着接现磨。

空气净化器“嗡嗡”作响，周遭只有手指偶尔划过纸页的细小动静，此时正是“春困秋乏”时，骆闻舟在办公桌后面窝了一会儿，越发昏昏欲睡，对着平铺直叙的红头文件打了个盹，醒来时，发现费渡还是方才的姿势，自己身上却不知什么时候披上了一件外套，对着他后背吹风的窗户也被人关上了。

骆闻舟接住掉下来的外套，从电脑的缝隙里看了过去——费渡坐在那里，确实是非常赏心悦目的，无论男女，长了眼睛的人就得承认。骆闻舟再次忍不住仔细回忆陶然的话，轻轻地晃了晃鼠标，驱赶了屏幕保护。

他不相信费渡目的单纯——为什么这么一个项目会让费渡这个刚入学的人来做联络员？高年级的学生都死光了？这里面没有某个人手段，骆闻舟打死也不信。而费渡从去年开始计划进入燕公大，四月份拿到录取通知，之后立刻开始以各种理由提高了往市局跑的频率，提前跟整个刑侦队——甚至于整个市局都混熟了。

现在想起来，研究生院那边让他当联络员，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考量？这清晰的脉络，绝佳的行动力，处处透出一股“处心积虑”来。

骆闻舟动了动，略微舒缓了一下自己直得发僵的后脊，又想起费渡曾经透露过的一个信息——他那篇据说被收录进教材的文章，是关于刑事案件中受害人研究的……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方向？

就在骆闻舟从电脑缝里觑着费渡沉思的时候，费渡突然起身朝他走过来。

骆闻舟吓了一跳，却见费渡好似没注意到他的目光，兀自往门口饮水机走去，临走还不忘顺手捎走了骆闻舟的茶杯，替他续满了茶水。

骆闻舟道了声谢，正要伸手接，费渡却捏着他的杯子没松手，指尖刻意往前一送，似有还无地碰了骆闻舟一下。费渡一手撑在他的桌子上，居高临下地看着骆闻舟，一俯身，压低声音说：“骆队要看就大大方方地看，我不收钱的。”

骆闻舟同样用耳语似的声音回：“你们学校现在流行在实习期间骚扰上司？”

费渡用某种食肉动物的眼神盯着他的眼睛看了一会儿，笑了，转身溜达回自己的临时工位：“淫者见淫啊，骆队，你是不是觉得我的存在就是骚扰？”

骆闻舟摸出了烟盒，瞄了一眼旁边的空气净化器，于是揣起烟盒往卫生间走去，很想把姓费的一脚踹出去。

好不容易挨到了下班，骆闻舟却发现费渡没有要走的意思。

骆闻舟拿起车钥匙，有意无意地往他手上的卷宗上看了一眼，发现他在回顾许文超的供述，目光已经停留在某一页很久了。

费渡仿佛后脑勺上长了眼睛，听脚步声就听出了他的疑问：“许文超说，他在跟踪吴广川的过程中被郭恒发现，聊过之后，郭恒对吴广川和苏筱岚的关系起了疑心，寻求警方支持未果，郭恒就开始私自调查吴广川，让许文超替他盯梢——这句话看着有点奇怪。”

骆闻舟一手按在他的椅背上，从后面越过费渡的肩头去看他手指尖画出来的那段话：“奇怪在哪儿？”

“郭恒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请求许文超的帮助，我们默认当时的郭菲案的细节，是郭恒在这个过程中透露给许文超的。”

骆闻舟点头：“郭恒自己也是这么说的。”

“二十多年了，郭恒未必记得清自己都说过些什么，但我总觉得，他不会和许文超说出那些诸如‘铅笔盒里的铃铛’之类的细节。”

“这个细节在郭恒和当年的警方看来，除了证明那通电话和郭菲失踪有关外，并没有其他的调查价值，而且对郭恒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想象一下他当时的心理，他会在哪种情况下说出这个细节？”

骆闻舟：“比如许文超会问，‘你怎么知道电话里的是你女儿’。”

“‘你怎么知道电话里的是你女儿’，”费渡摇摇头，“这话听起来，像是许文超在核实郭恒的话的真实性。”

骆闻舟倏地反应过来——只有一无所知的人，才会在听到郭恒的话之后，第一时间本能地核实其真实性。而许文超当时其实已经知道吴广川和苏筱岚的畸形关系，也知道苏筱岚就是连环绑架案的罪魁祸首，他心里明镜似的，会把自己的“一无所知”演得那么逼真吗？他当时才十三岁。

“如果是那样，这个许文超未免太可怕了。”费渡说，“可如果不是这样，郭恒为什么会主动说出这个细节？倾诉吗？如果你是郭恒，你已经人近中年，受过巨大创伤，你会和一个跟自己女儿差不多大的小男孩倾诉什么吗？”

骆闻舟皱起眉。

“另外，苏落盏说自己是看了苏筱岚的日记，才萌生了效仿苏筱岚的想法，可是我刚才仔细看了，苏筱岚的日记里，除了描述过自己给受害人家属打电话时的兴奋之外，并没有提到铅笔盒这个细节。”费渡伸手敲了敲桌面，“所以问题来了，苏落盏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骆闻舟一愣，还没来得及顺着这个可怕的思路钻进去，突然，桌上的电话响了。

骆闻舟回手接起来。

“你还没走？太好了。”陆局说，“这个事比较棘手啊，闻舟，你看谁还在值班，亲自带人走一趟吧。”

## 第二章

“车祸？”骆闻舟诧异地问，“车祸找我干什么？让隔壁交警大队处理啊。”

陆有良说：“你听说过周峻茂吗？”

“哪个周峻茂？”骆闻舟一激灵，感觉傍晚明媚的阳光一下动荡了起来，“你说的不会是那个周峻茂吧？”

旁边的费渡无声无息地抬起头来。

周峻茂是个著名华侨，现年七十岁，出生在燕城市近郊东道沟地区，早年旅居海外，从倒腾建筑材料做起，筚路蓝缕，白手起家，后来创立了周氏集团这艘航母级的跨国公司。近几年岁数大了，可能是生出了落叶归根的想法，周氏的投资重心开始不断向国内倾斜。

周峻茂不是一般的社会名流，他为人低调，生活简朴，十分热心公益，尤其为家乡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整个东道沟地区的繁华有他一半的功劳，还有一条马路叫“峻茂路”，是整个燕城地区唯一一条用活人名字命名的街道。就在半个小时以前，周峻茂乘车从机场返回他在燕城的住所，途中，突然遭遇一辆大货车追尾，车尾整个被挤了进去，后座上的周峻茂老人当场死亡，司机和副驾上的保镖重伤，正在医院抢救。

这是一起非常惨烈的交通事故，可以想象得出，一旦消息走漏，周氏集团的股票肯定会出现剧烈波动。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恰好在燕城的周家小儿子赶来，坚持声称他父亲是被人谋害的，执意要刑警来处理。

“曾主任已经带着法医过去了，咱们先去现场看一眼，跟交警队打声招呼，再去周家。”十分钟以后，骆闻舟带着轮值的郎乔、第一天上班没好意思早走的肖海洋和一个添头费渡赶往机场高速，“放心，不会再连续加班一个月了，还说不准怎么回事呢。再说，就算这个车祸真是人为的，估计也得经侦那边主办，咱们最多是协助。”

郎乔好奇地一探头：“费总，你认识那么多有钱人，见过这个周峻茂吗？”

“见过一面，不过不太说得上话，”费渡好似成了个标准的好学生，坐在出外勤的车里，也不忘手拿一本教程装模作样，“我跟他小儿子比较熟——就是坚持要报警的那位。”

郎乔开始用手机上网查：“周峻茂有两个儿子，长子周怀瑾……哇，青年才俊，一水的名校经历，很早就开始帮着家里打理资产，常年在海外。次子周怀信，是个画家？哎，费总，你说的是他吗？你们俩怎么熟的，因为都喜欢艺术？”

“哦，不是，”费渡回答，“因为我们都是不务正业的败家子。”

郎乔无言以对。

机场高速的出城方向不堵车，天还没来得及完全黑下来，一行人就赶到

了案发地。

费渡正要下车，被骆闻舟回手拍在了车门里，他先是愣了愣，随后回过神来，嘴角轻轻一动，像只被鸡大腿熨平了心肝的黄鼠狼，往骆闻舟的背影上张望了一眼，也没露出什么喜色，只是很平静地在车里等。

骆闻舟在现场转了一圈，发现死伤者都被拉走了，现场也基本清理干净了，只要不扒着黄线围起来的地方使劲看，几乎找不到明显的血迹，这才一招手，把那位晕血的从车里放出来。

费渡跟在他身后，轻轻地说：“骆队，我十分受宠若惊啊。”

“这就惊了？”骆闻舟波澜不惊地掀了下眼皮，“你这一惊一乍的精神世界可够波澜起伏的——老邱，往哪儿看？这儿呢！”

负责处理这起事故的交警姓邱，又是骆闻舟的熟人——骆队的熟人满世界都是，遍布三百六十行。费渡冷眼旁观，认为骆闻舟这样的人，一定是从小生长在一个非常宽松且开明的环境里，年幼的时候，享受过毫无保留的宠爱和关注，只有这样，才能在他经历了风霜雨雪、见识过人心险恶，甚至出于职业需要，变得精明又敏锐之后，骨子里依然对整个世界敞开着怀抱。

有时候往大街上一站，看那些经过的男女老少们，感觉每个人都差不多，你穿着衬衫长裤、我也穿着衬衫长裤，路边散步的退休老人和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踩的是同一个牌子的运动鞋，几乎让人有种“这是同一个世界”的幻觉。

可是活在阳光下的人，大概永远也想象不出，旁边磕牙打屁的伙伴正遭受着无法挣脱并习以为常的折磨；抑郁深重的人，也恐怕不能理解，那些呼啸而过的朋友竟真的不是强颜欢笑。

就像此时，他和骆闻舟站在一起，乍一看好像他们来自同一国的。

费渡想，皮囊往往把真相藏得滴水不漏。

“你要说这个事到底有没有什么内情，那就得你们查了，反正如果让我看，我觉得就是一起后车全责的交通事故。”交警老邱招呼他们去看监控，“这辆宾利就是周峻茂的车，从机场出来，一路正常行驶，司机开车挺规矩，这都没问题。肇事的大货从‘北元桥’进来，我们从北元桥路口的那个监控开始编号，编成一号。”

老邱把高速上密密麻麻的摄像头按编号排好，挨个放给他们：“当时机场高速这个方向的车不多，从第四号监控开始，大货就跟宾利开在同一个车道里，两车中间曾经有过几辆其他的车，先后超车过去了，走到十六号监控这里，这辆大货和前车就什么都没有了，但车间距还是挺安全的。然后你看——”

大货车在通过第十八号监控时，和前车的距离突然明显减小了，再仔细一看，发现它在非常均匀地加速，好像司机踩在油门上的脚忘了拿下来。

通过二十号监控时，测速摄像头显示大货车的速度已经接近每小时一百四十公里，明显超过限速，随后，那货车司机就跟瞎了一样，以这个速度狠狠地追了前车的尾，第二十一号监控完整地拍到了追尾的全过程，当时那一撞的惨烈，即使有心理准备，还是看得人胸口“咯噔”一下。

骆闻舟问：“肇事司机人呢？”

“死了，还没送到医院就没气了。”老邱说，“行车记录显示他已经开着这辆车跑了十个小时，妥妥的疲劳驾驶，如果不是死者家属一直闹哄说是谋杀，我个人看完这个监控，感觉这事其实挺简单的，就是这个肇事司机疲劳驾驶，精神恍惚，脚一直踩在油门上没松，让这车一直加速，‘咣’一下——都完蛋了。”

骆闻舟问：“这司机是什么人？有前科吗？”

“司机叫董乾，四十九周岁，就是个跑运输的大货司机，刚才过来认尸的是他一个车队的同事，说这董乾是个挺老实的人，在这条路上跑了也有小十年了，从来没出过事故，也没惹过麻烦。骆队，哪那么些有前科的违法犯罪分子四处乱窜啊？再说你看他那样，也不像是能跟宾利扯上关系的，夏利还差不多。”老邱接过骆闻舟给的烟，“报警那位靠不靠谱？不会是那些有钱人想博眼球炒作吧？”

骆闻舟没有妄下结论，直到他亲眼见到报案人周怀信——见识了张东来与周怀信等人，骆闻舟不得不承认，在燕城本地生产的败家子们中，费渡恐怕还算是画风比较正常的。

按照成年男子的身量来看，周怀信有点“纤细”过头了，几乎就是一根行走的麻秆，瘦得双颊凹陷，让敏感的刑警们几乎怀疑他吸毒。他身上穿了一件不知道画了些啥玩意儿的T恤，外面套着一件西装式的马甲，马甲有到他膝盖那么长，两边开叉开到了腰部，活像前后挂了两片屁帘子，右耳上自



耳郭往下，打了七八个耳洞，挂满了金属环，厚重的眼线盖在眼皮上，这会儿已经哭花了，晕出了一对骇人的黑眼圈。

周家墙上挂着一幅怀信公子的画作，油画，足有三米长，色调非常阴郁。

骆闻舟是个俗人，不懂艺术，对美术作品的欣赏水平还停留在“越像越好”的层次。然而即使这样，他见到这幅画的时候，仍然有种难以忍受的窒息感。

那幅画色泽暗淡，线条狂乱，乍一看，好像是常见的暴风骤雨主题，可再仔细一看，画布的左上角竟然是个太阳，那些铁锈一样的红褐色线条描绘的原来不是风雨，而是光线。血色的光线下面画了大片的芦苇，所有的植物都低垂着头，死气沉沉地东倒西歪着，几具面朝画布之外的人类骸骨若隐若现在其中。

盯着这幅画看久了，简直让人反胃。

“我有点儿跟不上你们这种潮流，”骆闻舟压低声音问费渡，“小周少爷这幅大作表达了什么思想感情？”

费渡看了两眼，大概是线条的颜色太像血了，他有些不舒服地移开了视线：“我要是没记错，他这幅画应该是在一处海滩别墅完成的，几个名模趴在沙滩上给他当人体模特……应该就是那几个骨架的原型。”

原来这幅画的主题是“红颜白骨、色即是空”。

“他的风格确实不太讨人喜欢，别人怎么样不太清楚，反正我是看在他爸的分儿上才掏钱买他画的。”费渡小声说完，正好看见周怀信形销骨立地下了楼，一边走一边抹眼泪。

费渡脸上表情一变，幻化出一个完美的忧心忡忡，走上前去关怀道：“周兄，没事吧？”

周怀信乍一看见熟人，满心的委屈几乎要从眼眶里钻出来，颤颤巍巍地叫了一声“费爷”，他像个“巨型乳燕”投林似的一头撞进了费渡怀里。

一股闻起来很像痱子粉的香水味扑面而来，浓烈地顺着人鼻腔往上涌，呛得骆闻舟偏头打了个喷嚏。费渡被周怀信扑得往后退了半步，板正了肩给他靠，手却虚虚地落在一边，并不主动和对方有身体接触，绅士出了一点“正人君子”般的风度。他对着周怀信低声劝慰了几句，然后抬起一条胳膊